

大眾文藝叢書之二

紅兒棗

曉處等作

長沙人民出版社編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錫)0026

紅 兒 藥

作 者 曉 處 等

出 版 者 蘇南 人 民 出 版 社

無錫師古河十號

發 行 者 蘇 南 分 店

無錫公園路卅一號

印 刷 者 蘇 南 新 華 印 刷 廠

無錫南門外南禪寺

1-3000(錫1)

1951年4月

目錄

還穀	美文	(一)
紅磚頭	文簡	(三)
磚地上的奇蹟	陳純	(六)
『田姑娘』當場出醜	文簡	(九)
『積善人家』	福林	(一五)
沈三房	吳家謙	(一八)
瞎子訴苦	高復	(二一)
『棗兒紅』	曉處	(二六)
李根紅智擒人面狗	何幸若	(三八)
馬富保大破山神廟	高曉聲 吳家謙	(四三)

還 穀

萬 文

從蘇州河岔出去，有一條小的支流，叫做劉家溝。溝的南岸有一個莊子叫徐家莊，北岸有一個莊子叫林家莊；兩個莊子相距不到一里路，都有百來戶人家，靠種田過生活。

雖隔一條河，但兩個莊子的光景就過得不一樣，每年河南徐家莊總是九成收、十成收，而林家莊只有六七成收，林家莊的人總認為是徐家莊風水好的緣故。

有一年天氣亢旱，林家莊只有二三成收，徐家莊也只有六成收。林家莊的人眼看快要斷糧了，便着人到徐家莊去商議借糧。徐家莊雖然也收的少，但因過去有些積餘，便答應借給林家莊一船穀子，當時沒有秤和斛子，便以糧食堆滿艙口為數，說好第二年秋收歸還，也不要什麼利息。剛要把船開走的時候，徐家莊的人忽然變了卦，說是林家莊一向穀子不好，還的時候不僅要滿艙口，還要重量相等，於是便在船上靠水面的地方刻了一個記號。

第二年秋天，林家莊的人裝了一船穀子到河南去還賬。到了河南，徐家莊的人不肯收這穀子，說是不夠份量。林家莊的人仔細一看，果然同是一船穀子，去年刻記號的地方離水面還有一寸的光景，林家莊的人覺得很奇怪，便問徐家莊的人到底是什麼道理，徐家莊的人笑迷迷地回答他：「我們從來不相信命運，只相信自已兩隻手，我們有八個字是：『深耕細作，粒粒飽實。』」。說罷，他們回去拿了一把穀子來，和林家莊的穀子一比，果然粒粒飽鼓鼓的。

徐家莊要林家莊把還來的穀子帶回去，明年再來還。並教他們記住『深耕細作，粒粒飽實。』的這個祕訣。林家莊的人記住了這八個字，回去照做了。到了第二年秋天，把穀子裝上船時，就留心看那船上的記號，真也奇怪，穀子滿艙口，水也剛好平到船上刻記號的那個地方，裝到河南，徐家莊人歡歡喜喜收下去了。

從此以後，林家莊的人也是深耕細作，每年收成和南莊一樣的好。

紅磚頭

文 德

俞家村有個老頭子，年年總是歡喜種洋山芋，他的額角有些凸出，人家就給他取個外號叫「老芋星」；但一般的都稱他一聲老俞。

老俞這稱呼喊慣了，他的正式名字倒給大家忘掉了。小伙子們常面打趣他說：「老芋！頭一天種洋山芋怎麼種法？」老俞就一本正經的回答他們：應該怎樣選種？怎樣埋法？怎樣防止害虫？怎樣……那小伙子不等他說完就嗤嗤笑起來。原來他是故意把「老芋頭」三個字連起來開玩笑的。

老俞也笑笑說：「小伙子，這早熟莊稼多種些，可以防災荒的。」

提起災荒，老俞是咬樹皮的過來人，講起來使他很傷心，那是在光緒手裏，有一年真荒的兇哪！地上不留一樹一草，連死狗死貓都啃乾淨；他老婆就是那年餓死的。從那一年起，老俞就緊緊記住一個教訓，豐年也當荒年過，種起田來，一點不搭漿，過起日腳來，精打細算。

老俞總共種六畝田，家裏四個人吃飯年年有餘糧，問他什麼道理？他說：「

和每塊田道朋友交得好，摸清爽田道的脾氣。」

他這樣勤耕儉種，光景一年要比一年好。這年下種時，他媳婦說：「我們洋山芋吃不完，今年少種點吧！」老俞不聽，照往年的辦法下了種。

碰上這年是大豐收，洋山芋賣出去不值錢，老俞想個辦法：把洋山芋晒乾，磨成粉，添點水，做成了一塊塊磚坯，再把它晒得乾乾燥燥，又糊上了紅紙，像一塊塊紅磚頭似的堆在他睡房中的小欄上。

隔上那豐收的一年，老俞死了，他的睡房作了柴間。時間長了，這件事就連他媳婦也忘記了，那「紅磚」上也早積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塵。

過了幾年，却又鬧上了一次大災荒。一春沒落一點雨，夏天的太陽晒得田地崩開了裂縫，腳踏上去發燙。麥沒收，秋又種不上；老俞兒子這幾年種地又懶，所以也只好吃樹皮；樹皮啃完了，他到山上去背了一袋「觀音粉」回來，吃下去却大便不出，肚子裏重重的，全家人都躺在床上哼。

正當他們哼呀哼的，忽然有隻貓也「咪呼咪呼」的叫起來。老俞兒子聽了有些奇怪：「怎麼那隻貓到沒有餓死？他勉強起身，隨着貓的聲音尋去，只見那隻貓正在柴間的小欄上啃磚頭。他捏捏「磚頭」裏的粉屑，給他妻子一看，他妻子立刻高興的坐了起來說，「哎呀！救命的，這是公公傳給我們的救命糧！」這

樣，他們一家人就靠了這洋山芋粉渡過了這場大災荒。

這樁故事傳遍了俞家村，素來不喜歡種洋山芋的，現在家家都種了，當然不再是抄老文章來做「紅磚頭」，而是把它摻在飯裏吃，把省下的糧食藏起來防災荒。小伙子們也不再把老芋常笑話資料，倒是作為教訓浪費人的好故事。村上的小學教師，又把它編成了一首歌謠：

紅磚頭	長又長	細水長流要節糧
紅磚頭	方又方	多做磚頭能防荒
紅磚頭	紅又紅	碰到荒年能救窮

磚地上的奇蹟

陳 純

生產委員去看地，溝南溝北都看過了，生荒、熟荒、茅草地、茭高地，只要可以耕種的落地，都劃分給生產小組。不到五天功夫，各組都把它變成了平坦的菜稜子，種上了青菜。

還有溝頭子上一小塊地方，不曾分掉，分給人也沒人要。因為周圍不滿一間房子大，一面是溝頭子，一面是排球場，還有兩面是行人路、和豎旗桿的土墩子，四面都不好向外發展。這次翻土種菜，從各處集中到這裏來的亂磚碎瓦，又堆積得有尺把深，莫說化力氣翻土，就是去掉這些亂磚碎瓦，也得費你天把功夫。

當各生產小組都已把菜種好的時候，通訊員老耿走來瞟了一瞟，走上去一踏，碎磚亂瓦在腳底下沙拉沙拉的發響。心裏打量：「這是個外快，別人都不要，我來！」有人看見老耿在這塊地上找眼孔，就半開玩笑的說：「巴掌一塊大的地方，還生產呢，你有力氣多，還是留着學習文化吧！」老耿心裏有數：「地

方雖小，只要翻出來，包能長一稜好菜。」就獨個兒幹將起來。

第一遍，把地上七倒八歪的黃石搬到溝邊，零碎的磚瓦畚到豎旗桿的高墩子上，上面的障礙物肅清了，地面似乎也寬大了許多。可是，新的問題來了：當第二遍翻地的時候，他發現下面原來是房基，石頭地工、石灰牆腳、磚頭、瓦片在地下陷得很深，地方雖小，要把它完全翻開來，却不是簡單的事。現在停下來吧，以前一番辛苦不是白吃？繼續翻下去吧，假如有個三尺四尺地工，派翻到何日為止？便躊躇起來：「開不開呢？化功夫大到是小事，主要因為怕妨礙了自己的通訊員的本份工作。」再一想：「也不要緊，開的這塊地，就在辦公室外邊，隊長一叫就應，把活計停一停，事情做好了，又好來幹活啦。隊長還當大會號召生產的，現在小組生產已經弄好，只要我不妨礙工作，再做一點，他也不會責備我的。」這樣一想，就鼓起勇氣來。祇是有些人把他比做「愚公移山」，說他是「笨人做笨事」，他聽了這些話，覺得心裏有些不開心。之後，老耿有一點空就到這塊地上幹起來，看他掘過的地方，兩旁堆得像小山，當中凹得像塘，一尺一寸土，都費了很大的勁。有的同志看他把一方方的磚頭堆得很齊整，又和他說笑話：「你開荒倒開出寶貝來了。」「這些磚頭，你好用車子推回去造瓦房子。」老耿還是一聲不響，讓他們去說。

零頭合薹當，大約化了整整三天的時間，這個艱苦的工程完成了。一個下着小雨的傍晚，他披着雨衣，戴着斗笠，蹲在平坦的長方稜子上，把一棵一棵菜秧趕栽下去。雨水從頸項裏灌下去，別人勸他歇一息，明天再種，但他咬一咬牙關，一下子突擊完成。

這塊菜地在老耿服侍之下，勤力澆水、施肥、捉蟲、又加上原來的深耕細作土壤肥沃的緣故，不到二十天功夫，就趕上其他生產小組早種四五天的青菜。每當早晚散步的當兒，打菜稜子旁邊經過，同志們都用驚異羨慕的眼光來看它那一棵棵綠得可愛的青菜，挨肩搭背，擠得密密層層。我們的鄰居稱讚道：「我俚解放軍格生產成績真好！」

這話是不錯的，你看，離老耿菜稜子很近的地方，是一塊長過莊稼的熟地，現在也種着菜，因為懶得捉蟲、施肥、澆水，有的被蟲子咬得洞洞眼眼，有的乾燥得縮在泥上，只剩下幾根菜莖了。這樣兩相對比，磚地上長出這樣好菜，不是老耿用力氣創造出來的奇蹟嗎？

『田姑娘』當場出醜

文 德

黃昏時光，大林很氣悶的從農會裏回家去。他走在路上想：「這幾天，為什麼連幾個小組長都怕到農會裏來談談，工作上碰到困難，也找不到人商量研究，真傷腦筋！」他正在邊想邊走的時候，忽然聽見前面傳來一陣婦女聲音說：「昨天請到的大姑娘真有些發笑，今朝勿曉得請到啥格神道。」另一個婦女接着說：「別看他他是神仙，尋起開心來倒是蠻兇，弄得我真難爲情。」說罷，又傳來了一陣格格的笑聲。

大林一聽她們的說話，覺得很有點蹊蹺，他望見前面的黑影正往李家莊去，便索性放慢脚步，也緩緩的向李家莊走。

他走進李家莊，幾個婦女的黑影已經不見了。當他經過李百福家門口，正在猶豫時，屋裏邊傳出了嘈雜的人聲。他繞到百福家宅後，貼在窗櫺上向裏邊望去，只見燈燭輝煌，香烟繚繞，男男女女分站三邊。一張紅漆方桌上，放着三碗素菜和一隻淘雞；淘雞邊上插了一根針；桌面上又鋪了層薄薄的米糠。這時，又

見李百福跪了下去，磕完頭後站到桌旁攙着淘羅說：「那一個先誠心誠意的來求啊！」

站在旁邊的一個男子朴地跪了下去，當這個人抬起頭來時，大林看得清清楚楚是農會第五組小組長李順德。大林想：這是什麼鬼花樣？他的肝火旺起來了，他離開窗口，想兜到前門衝進去，但他立刻又轉念一想：「我是出名的積極份子，一進去恐怕看不到好戲，索性到窗口上看個究竟再說吧！」

當他又站到窗邊向裏面望去時，跪着磕頭的換了張富嫂。她在問：「今年時局能不能太平。」李百福手上攙着的淘羅慢慢的轉動起來了，那隻針上劃出了「四月要打仗」，「五月將來，毛走。」張富嫂又不放心的問「我俚阿會遭難？」那隻針又劃出了「只要信佛，不聽共產黨話，可免。」張富嫂才鬆了口氣站起來，嘴裏連唸「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當過僑保長的阿榮，又在旁邊解釋道：「本來末，在劫的難逃。但是用姑娘關照我俚只要信佛，就能逢凶化吉。頂要緊，頂要緊，不要聽共產黨的話。」

大林看到這裏，心中已有八分明白，他光起火來，想敲碎玻璃窗向他們大罵一場。但想起王同志說過的：「頭腦要冷靜，做事要耐心」的話來，於是一股怒氣，又暫時捺了下去。

下面的一套，差不多是大同小異的破壞我們政府的話，直到十一點鐘。李百福說了聲：「田姑娘已經疲倦了，明天再來吧！」大家散開來要回家時，阿榮却又招呼說：「今天我做東道，老規矩，吃口薄粥暖暖肚再走。」大林看見他們在吃稀飯時，便加快腳步，往家裏走去。

當夜，大林翻來覆去的睡不着。用什麼辦法對付他們呢？……想不出好辦法。且等天亮後去找王同志商議。

天剛朦朧亮，他跑到王同志那裏，把這件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他。照大林的意見說：「李百福是個破落地主，素來和流氓勾結，阿榮是偽保長，這兩個人玩鬼花樣，八分和匪特有關係。爽爽當當的就抓他們抓起來。」王同志細細考慮後說：「要抓他們是容易，但他們的鬼花樣最好在羣衆面前拆穿；不然，羣衆還是相信。」大林說：「這個事倒不容易辦，你倒定定計劃看。」王同志又想了一會，附在大林耳朵上如此這般的一說。大林笑嘻嘻的回家去照計行事了。

晚上，大林的老婆跟着張富嫂，也到了李百福家裏。

阿榮看見大林老婆劈頭就問：「大林在不在家？他知道你到這裏來嗎？」大林老婆心中早有數，隨口答道：「大林這死鬼，這幾天不曉得忙的什麼，反正我也管不了他，每天放了夜飯碗不到三更不回家。」阿榮說：「不知道就好了。」

接着他又向大家說：「信菩薩要誠心誠意，這裏的事情，千萬不要告訴相信共產黨的人。洩漏了天機，菩薩要降災的。」大家點點頭，李百福瞟了大家一眼，老花樣又玩起來了。

大林很煩悶的在家裏等老婆回家。當他老婆跨進門後，連忙問：「怎麼樣？」他老婆說：「倒楣，今天請到的說是大姑娘，專門尋開心，調戲婦女。」夫妻又商量了一下，只好等明天晚上再說。

第二天，大林老婆想出了一個對付的辦法，大林就去和王同志等商議好後，決定在第三天晚上，按照原定計劃，當場戳破他們的鬼花樣。

這夜是李百福昨天說定的可以問病求醫，由田姑娘親開仙方，並請阿榮攪淘籬，他自己抄錄仙方。

果然，那隻針下寫出了和中醫師寫得一樣的藥名和幾錢幾分，使在場的「善男信女」格外相信，張富嫂嘴裏的「南無阿彌陀佛」更唸個不停。

正在替張順福開仙方時，忽然阿榮的女兒氣喘喘的跑進來，說是張有財家有「人得了急病（張有財是這一鄉的地主）」，要請阿榮去挑痧。阿榮聽說是張有財家裏有人得了病，怎敢怠慢，也顧不得仙方沒有開好，隨着他女兒急忙忙的出去了。此時李百福的臉上有些尷尬，他放下筆，扶着淘籬劃了幾劃對順福說：「你

的仙方待我明天抄好後給你。」當順福站起來時，大林老婆急忙跪下去說：「我婆婆患了急病，請田姑娘開張救急仙方。」李百福眉頭一皺，可爲起難來了。開不開呢？不開要失去大家的信仰；要開吧！自己又不像阿榮懂點醫道。他想了想只有用緩兵之計，等阿榮回來後再開，於是在米糠上寫道：「大病，待本仙親自去診斷一下。暫等。」

大家都進住嗽咳，靜心靜氣的在「暫等」，李百福閉上眼睛，一刻，二刻……大林老婆開口催道：「我婆婆病急，還要當夜到鎮上去配藥，請姑娘就開啊！」李百福仍舊閉着眼睛裝做沒有聽見，又等了一刻，他睜開眼睛寫道：「你婆壽限已近，不用開方！」他說到這裏，只聽見窗後「嚶」的一聲，前門就有人急嘍嘍的在打門，開門進來。頭一個正是大林的母親，背後還跟着農會主任和王同志等，大林的娘還故意跪下去說：「請田姑娘查查閣王簿子，我的壽限還有幾時？」李百福這一驚非同小可，一時急得手足無措，說不出話。進來的人又「田姑娘說啊！說啊！」的催逼他，才慢吞吞的說：「田，田姑娘回宮了。」道時被押進來的阿榮說：「李百福，不要回宮不回宮了，我已經向他們坦白了。百福，你拿國民黨的錢害了我。」

到這時大家才明白了他們的欺騙，有個漲紅了臉的婦女走到李百福面前，

「劈拍」的打了他兩記耳光。李順福把那隻淘竊套在李百福頭上憤憤的說：「怪不得農會主任關照我說：當心匪特的鬼花樣，原來這臭賊用迷信來欺騙我。」

在有的要打、有的在罵的哄亂聲中，王同志請大家靜一靜，向大家說：「匪特是可惡，不讓我們過安定的好日子，就用各種花樣來欺騙破壞。我們要把這件事作為教訓。以後切勿再上匪特的當。」說罷，一羣人押了這兩個匪特到區政府去了。